條麓堂集

篠麓堂集卷之十三

講章四 通鑑節要 大寶箴註解附

永徽元年正月上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對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閤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高宗庚戌

朝集使即今之朝覲官刺史即今知府閤是禁內小門入閤是朝退後召臣下進對便殿令由閤門入也唐高

宗永徽元年正月召天下朝覲官與他說道朕今初即
位欲要興利除害作新化理以永保我皇考洪業但朕
生長深宮外面的事未能周知爾等分職四方各有民
社之寄其于民情苦樂法制美惡必能知其詳細除事
體停當便于民的都照舊遵行不必說了如有不便于
民或建置非宜所當更革或措理未善所當改定或行
之已久而時勢不同或法意本良而條理未備爾等須
一一為朕據實陳奏若是地方事多奏對之間一時倉
卒不能盡陳者更須具疏實封奏聞庶乎朕雖不出戶
庭得以盡知天下之事高宗既與衆朝覲官說了從此

後遂每日引諸州刺史十人令之入閤見于便殿問以百姓每所疾苦的情狀及刺史所施行的政治究觀其可否如何知他才調短長人品高下以爲黜陟興革的張本時有洛陽人李弘泰者誣告長孫無忌謀反高宗知無忌忠勤爲國更不推究立命斬之使小人不敢妄生事端搖撼朝廷無忌與褚遂良同心協德輔弼新政高宗亦尊重二臣優加禮貌恭己南面凡朝廷事務虛心委任聽其裁決所以永徽初政清明百姓每阜盛安樂有貞觀盛時之遺風也夫高宗不唯篤信耆德以定化理之本原又且博訪外臣以悉閭閻之利病其勵精

求治如此使能持之有常其盛德可少訾哉惜也惑于

嬖寵漸不克終顚覆而後其政日非矣卒致牝晨肆虐

宗社幾覆可為永鑒也

春正月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

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　玄宗

甲寅

都督是唐時各路總管官名恒是常唐玄宗因當時士

大夫重內任輕外任乃于開元二年春正定為新制令

選擇京朝官有才調有識鑒的照依品格除授外面各

路都督各州刺史若是都督有嘉美政迹著于一路刺

史有嘉美政迹著于一州者又特許内轉除京朝臺省官夫内之所以重者以内者不出也今以京官有才識者外補則内有時而出矣外之所以輕者以外者不入也今以都督刺史有政迹者内轉則外有時而入矣謂停庶職使内外一體出入不偏至為均平可以久遠常行因著為恒式使以後永為遵守焉這一段是紀唐玄宗因時立政的好處盖設官分職皆所以代天工理天民原無内外之異然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外面守令尤為親民監司官亦總理民事其所係特重然人情顧多重内而輕外吏治不興民生不遂其原皆在于此玄宗

有志治平特為均其出入後又妙選京朝官為諸州刺史至親餞賜詩以寵其行其留心民事至矣此開元之治所以為可稱也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以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群

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丁巳

正衙是前朝彈是參劾仗是侍衛兵仗侯是侍史臣說唐太宗貞觀時舊制中書門下兩省及三品以上大臣入閤奏事時必使諫官隨之同入其所奏對或有差失許諫官即時正言匡救史官亦隨之同入凡奏對善惡都紀錄在策其餘諸司官但使前朝奏事不令入閤若御史彈劾百官則戴獬豸法冠正視朝時對着那侍衛

兵仗宣讀參劾的章疏所以太宗時大臣不得壅蔽聰明專君擅權小臣也不敢枉私行讒肆其姦惡及至高宗之時許敬宗李義府兩箇小人相繼用事所行的政事多是私曲偏僻恐怕群臣見了他姦狀凡有事奏都等待視朝後兵仗既退獨自在御座前密奏令侍班監察御史及直日待制官俱迴避遠立等他奏事退然後復位諫官史官都就隨着兵仗出朝仗出後諸事皆不復預聞既不得匡其闕失亦無由記其善惡而大臣專君自恣矣至武后僭號又以苛暴之法禁制群下令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惟求攻訐不問事實使上自御

史大夫下至監察御史都得彼此互相訐奏由是群下希旨率以險詖不平之言更相傾覆而小臣肆為譏慝矣及玄宗任宋璟為相要復行貞觀之政乃下制令自今群臣奏事若果關係緊要的確不可泄露方許密奏此外事情或彈人或論事都要視朝時對仗宣奏使衆人共聞若史官自依貞觀故事御殿則俯陛而聽入閣則夾案而立以便記述也這一段是紀唐玄宗能任賢法祖的說話蓋天下之治成于公而敗于私唯君子能一心在公小人則否太宗貞觀之制正所以集天下之心而使小人不得行其私也敬宗等不便于己而廢之

宋璟以便于國而復之此高宗玄宗治亂所由分也人
君能察用情之公私則臣下之邪正可辯而祖宗之法
可守矣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為布
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後隱居潁陽上自馬嵬北
行遣使召之謁見于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
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
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
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乃
止肅宗丙申

京兆是今陝西西安府布衣交是說忘分相交的意思
潁陽是今河南登封縣地方馬嵬是坡名靈武是今寧
夏靈州地方史臣叙唐肅宗即位靈武時事說當初肅
宗為太子時有京兆人李泌年方幼稚即以才調敏捷
著有聲聞玄宗知之召見禁中使太子與之結為布衣
交好太子甚尊敬李泌時常呼之為先生後李泌既長
不求仕進隱居于潁陽地方至是肅宗自馬嵬坡别了
上皇北行念天下方亂思得賢才幹濟乃遣使者往召
李泌泌來赴召命遂謁見于靈武帝覩泌大喜出則聯
轡而行入則對榻而寢忘却勢分如為太子時一般凡

軍國之事不問大小都咨詢于泌凡泌所說無不依從
至于進退將相事體至為重大亦與他商議帝因就要
用他為右相使贊政理泌固辭不從曰陛下貴為天子
待臣以賓友是所以貴重臣者尤勝于宰相矣何必屈
臣不仕之志必欲官之乎帝遂從其讓而止這一段是
紀唐肅宗能念舊求賢的意思夫李泌固是奇材肅宗
能于艱難中召見之言無不從其興復弘業之志槩可
想見其後四方兵馬湊集迺過于欲速泌進先平范陽
之策不能聽從遂使禍亂綿延河北竟失亦可惜矣

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于上秋七月上召

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為朔方節度使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 己亥

這一段是紀唐肅宗惑于讒邪輕易大帥的說話起初肅宗遣郭子儀等九節度使率兵圍安慶緒于相州以宦者魚朝恩為觀軍容使魚朝恩恃勢作威喜人趨奉子儀是箇剛直的人不肯屈意順承魚朝恩遂嗔怒子儀及是九節度之兵潰于相州子儀斷河陽橋保東都朝恩因每日在肅宗面前說子儀短處謂兵敗是他的罪過肅宗聽信朝恩的言語秋七月遂召郭子儀還京

都解了兵柄改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代子儀守東都是弼行軍有紀律用法嚴厲始至東都凡所領的士卒所立的營壘所執的旌旗不曾更改但一發號施令間遂覺精彩皆變蓋子儀以寬厚得衆心光弼以威嚴作士氣是以當時朔方將士皆喜歡子儀之寬而畏憚光弼之嚴也夫郭子儀李光弼皆不世出之將相州之役由朝恩沮光弼起兵迫魏之策遂及于敗至是子儀守河陽以遏賊前光弼屯太原以制賊後氣勢正壯肅宗乃誤聽魚朝恩讒譖罷子儀使光弼代之賊無後慮遂縱兵南下洛汴不守光弼雖有河陽之捷

然勢孤力單及北卭又敗非虜父子相屠潼陝幾復不守讒搆之害公釁蔽之召禍如此有天下者可不慮哉

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爲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失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爲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 德宗癸亥

這一段是紀唐臣陸贄盡忠進言的說話唐德宗因涇卒作亂出幸奉天及是李晟等領兵入援奉天圍解德宗召翰林學士陸贄問以當今寇兵雖退賊臣尚據宮闕所以撥亂政理何者最為切務陸贄對以禍亂之興必有由致嚮日政亂乃由于上下之情不通今日之務莫有切于通上下之情也因勸德宗接下凡文武群臣入見的時候必特加延接備詢禍端明示悔意又勸德宗從諫凡有諫諍的直者賞之狂愚者恕之惟取謀猷有益于治犯顏逆耳不計也又奏說聖人作易列卦取象皆有精意乾在下坤在上名卦曰泰坤在下乾在上

名卦曰否震在下巽在上名卦曰益兌在下艮在上名卦曰損夫乾陽卦其象為天為君坤陰卦其象為地為臣天在下地處上似乎尊卑乖錯卻反為泰者蓋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則萬物化生就如君臣交而庶政諧和的一般所以取通泰之義君在上臣處下似於尊卑之義為順卻反謂之否者蓋上澤不下流下情不能上達則治道壅隔就如天地閉而萬物不生的一般所以取否塞之義上能省約自己用度輕徭薄賦使民生家給人足百姓每必歡欣感戴樂出所有以奉君上這是君民兩得其利安得不謂之益乎上若蔑視下民橫征暴

斂唯圖縱恣肆行己志邪百姓每必生怨咨甚若至于背叛這是君民兩受其害安得不謂之損乎夫明于損益之義則必散財得民而君民之情可通矣明于否泰之義則必虛己接下而君臣之情可通矣上下之情既通將使和氣充塞萬邦咸謐何寇盜之足慮哉陸贄之言誠萬世君道之大端不特為救亂之切務也

五年是時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閱月不賜對李絳謂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為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自為計得矣如陛下何有詔明日對便殿憲宗庚寅

閱月是經過一月賜對是召臣下使之對面奏事這是
史臣記唐憲宗元和五年的事說當憲宗初年承代德
廢壞之後藩鎮強梁紀綱紊弛憲宗天資英果要興起
治功與貞觀開元比隆凡軍國之務干係機密事情重
大者不肯輕易處置每日都與衆翰林學士每商量使
之考據古今斟酌利病務要停當曾經一月許不曾召
學士賜對李絳因奏說昔日管仲與齊桓公言吾君欲
霸諸侯須是大小臣工同心合謀方能濟事若是為大
臣的唯保持祿位不敢正諫為小臣的唯苟免罪責不
敢直言則政事必不能全美過失必不能省改那諸臣

每心既不服自然攜貳故此事害霸最甚夫管仲輔一國君所圖不過霸業其言尚且如此況于陛下君臨四海要建五帝三王之業其汲汲集衆思廣忠益者當何如也今乃使臣等飽食安坐無所建白既可以保守祿位久不至陷于刑罰臣等私自為計豈不甚安便但政理無與佐助闕失無與正救如陛下聖治何哉憲宗見李絳奏疏即傳詔翰林院令衆學士明日麟德殿候對

憲宗初銳意求治每事與群臣商議故削平僭亂有如反掌後乃狃于屢勝漸不如初自驕成功深可惜也

上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

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姦人得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謂朕譴怒而遽止也壬辰

貞元是唐德宗年號唐憲宗一日問宰相當德宗貞元年間紀綱解地法度陵夷奸宄肆行百姓困敝政事之不理一至此極所以致之必有其故卿等試言之宰相李吉甫對說德宗性多猜忌唯恐為人所欺自任聖智要用他一已聰明運量天下故不信任宰相然天下事至廣豈是一人知識所能兼照其勢必須別訪他人姦

人窺見人主的意思信他不疑乃以是為非以無為有將聰明蠱惑了遂乘此閒隙播弄利權作威作福恣意妄為都說是天子主意人再無可柰何所以政事不理皆由此之故也憲宗說卿言固是但此亦未必都是德宗的過失朕幼時在德宗左右見德宗行事有失當時的宰相也無有敢再三執奏的所以政事不理卿輩宜以德宗時宰相為戒果朕所行的事有不是處即當諫正或朕不從須是極力陳奏至于再三務期得請然後止天下方可望治不要說朕譴怒卿等遂畏懼而止如德宗之臣也夫人臣患不盡忠人君患不納諫德宗惡

直言自陸贄蕭復以諫得罪由是循默之臣用而政日亂矣憲宗親見其弊擢用直臣導之使言此誠可為萬世人君之法也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時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旰是日晚唐憲宗元和七年五月間嘗一日與宰相每講論治天下的道理于延英殿是時憲宗鋭意圖治要削平僭亂興建功業凡軍國大小之務古今成敗之迹

都一一考究辯論不覺到日晚的時候因天氣十分暑熱汗透御衣宰相每恐怕憲宗身體勞倦因而求退憲宗留宰相說道朕若入在宮禁之中左右前後所與處的只是宮人與宦官耳心中雖欲講求一二政務爭柰與卿等隔遠故樂在此便殿之中與卿等諸人彼此談論考古證今審時觀勢究利害之緩急定設施之先後所說者都是政理緊要的言語朕心甚是歡樂殊不覺有勞苦疲倦的意思卿等可且勿去也夫觀憲宗勵精勤政如此其底定兩河惠洽四海為唐令德之主良有由也書稱禹克勤于邦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

食二聖之烈憲宗近之矣

上嘗語宰相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辯其所為

邪正耳戊戌

唐憲宗一日與宰相說道人臣當一心奉公竭力為善何故乃好立朋黨私相交結朕心甚是惡之宰相裴度對說易經有兩句話說道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方是事情所而如向于善自與善聚為一類向于惡自與惡聚

為一類以其情之同也物有貴賤美惡各以群分如鳳鸞不與雞鶩同棲蘭蕙不與蕭艾共器以其形之異也這是物理自然的道理故凡君子小人人品既各不同則志氣趨向亦自有邪正兩樣大段志趣相同者其勢定是相合衆君子志趣相同合為一類必然修身則同志相勉事君則協心共濟此則謂之同德不是朋黨衆小人志趣相同合為一類必然彼此要結相濟為惡以壞國家的事這箇纔叫做朋黨乃真可惡耳若自外面觀看君子也各自為徒小人也各自為徒恰似一般的模樣究其内裏君子則大家幹好事小人則成群作反

事寔是相去懸遠唯賴聖明在上察其行事驗其心術孰為同德的君子孰為朋黨的小人辨别邪正而進退之則小人自不能容其奸而滿朝皆君子矣陛下尤當審辨人材不可一槩惡之也夫君以辨人邪正為明裴度之言可謂得告君之要矣然憲宗初銳意求治拔用李絳裴度皆一時名相追後驕侈之心一萌遂用皇甫鎛程异等小人反疑度等為黨故宋臣周惇頤謂人君必心純乃能用賢信不誣也

九年二月以醴泉令李君奭為懷州刺史初上校

獵謂上有父老以十數聚于佛祠上問之對曰醴

衆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獎勵衆始知之宣宗乙亥

醴泉是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令即今知縣懷州是今河南懷慶府刺史即今知府這是史臣記唐宣宗留心民牧的故事說宣宗大中九年二月間將醴泉縣令李君奭陞做懷慶刺史以縣令而為刺史這等破格超陞他中間有箇緣故當初宣宗曾一日出去打獵到渭河之上見有高年的父老十數人同衆在佛祠內宣宗問

父老每是何處人因何事到此衆父老對說都是醴泉縣的百姓本縣的知縣李君奭在任內有異常善政百姓每甚是受福如今君奭任滿該起送他考滿去另着官來替他我衆百姓每要往府中去保留他仍在醴泉作令恐怕上司不准故先來此佛祠祈禱冀望神祐遂我百姓每志願耳宣宗聞父老言記憶在心及至懷州刺史闕人就不由臣下推舉親筆寫出除君奭為此官宰相每都不知是何緣故及君奭入朝謝恩宣宗乃以所聞父老每言語獎勵他說他是好官從此要愈加盡職然後宰相與內外衆臣纔知君奭所以超陞以此故

也蓋民為國本郡守縣令是親民的官極要慎選宣宗加意簡拔可謂知所重矣然天下至廣郡邑至衆天子居九重之上安能一一親見百姓訪問守令賢否在前太宗時將天下守令姓名盡數寫在便殿中屏風上每聞得所行的善惡就各註在各人名下以為黜陟張本比于宣宗尤得其要也

以趙普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崇矩為樞密使普既相以天下為己任太祖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太祖數微行過功臣之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太祖不出

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太祖立風雪中普惶恐拜
迎太祖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裀地坐
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太祖以嫂呼之因與普
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邊患
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
將安逃乎太祖曰吾意正如此姑試卿耳宋太祖甲子
宋制中書省與樞密院對掌文武二柄都是執政官同
年章事是宰相職銜光義是宋太祖弟晉王名後為太
宗裀是褥熾是火盛這是史臣記宋太祖創業的事說
太祖乾德二年時以趙普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任他做宰相久以李崇矩為樞密使着掌兵馬大政趙普原是太祖故人既受委任感知遇遂以天下的事任在身上竭盡心力知無不為太祖也一心倚信着他凡國家事務不問大小都與他商量裁決是時太祖因立國之初凡事草創夜中不能安寢每每細行過功臣家議論事務趙普因太祖常來他家每日退朝歸家不敢解脫了衣冠恐怕臨幸時有失迎候偶然一日大雪天氣已入夜了趙普意着太祖必不出矣及至夜深忽聽得有叩門聲趙普急忙走出見太祖立風雪中趙普因衣冠不備惶恐拜迎太祖說我已約了晉王光義

同来不多時晉王即到遂鋪設重裀同在堂中地上坐趙普將炭火熾發燒肉令他的妻出来送酒太祖以嫂呼趙普妻猶如做朋友時此時北漢主劉鈞據着太原地方太祖因與趙普定計要取太原趙普說太原地方北面近着大虜西面近着黨夷若是取了太原這兩面邊患都是我每抵當錢糧兵馬恐不能支不如且留着北漢教抵當邊患我得一心經理中原且待將四方割據的諸國盡數削平混一了天下那太原之地在天下大勢裏比論就如彈丸與人面上一點黒靨相似後若取之彼將安逃乎此言他日取之不難今當且緩之也

太祖說我的意思正是如此姑以前言試卿看爾意見何如、耳夫開國君臣經營大業其深計遠慮同心合德如此所以動合機宜舉有成效積日累月然後一統之基定矣人君欲知守成之不易但觀于祖宗締造之艱難則兢兢慎位之心自不容已矣

太祖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檀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也　乙丑

昶是蜀主孟昶七寶猶言雜寶則是盛藏史臣說太祖乾德三年既用兵取西蜀降了蜀主孟昶將西蜀器用財貨盡運來京師孟昶在蜀時不恤國政專事奢侈所

用的小便器皿也用珍寶裝飾至是太祖看見即令人撞碎說道人君當節用愛人凡事務從儉約方能是國安民孟昶乃用七寶珍異之物裝飾此溺器不如更用何等器皿盛貯飲食所為如此是看珍寶如糞土一般全無惜財念民的意思國用安得不竭小民安得不困雖欲不亡其可得乎我今開國之初方以儉素化民垂範後世此等物乃亡國之具我所深惡者要他何用急須壞之因命左右撞碎這一段是記太祖戒逸侈的說話夫器其取其適用而止若以至貴之寶飾至褻之器是謂暴殄天物天之所必厭也昶不旋踵而亡有由然

誠故自古明聖之主未有不慎乃僉德者宋祖之言可爲萬世訓也

夏五月大雨河决太祖謂曹翰曰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于民翰拜曰宋景公一發善言災星爲之退舍今陛下憂民如是必不能爲災也壬申

隔夜爲宿再宿爲信宋景公是春秋時的諸侯當景公時熒惑星留守心宿心星是宋國分野熒惑守之其占主宋有災星官說這星變可以禳解使災不在君身移于國相又說移于民移于歲景公都不肯聽情願以身

當之于是熒惑遂不守心退去三度所以說景公一發善言災星為之退舍史臣記宋太祖開寶五年夏五月霖雨不止河水暴漲衝潰堤岸決于澶州濮陽地方太祖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丁夫五萬人往治之因對他說大雨河決百姓每深被其害朕為民父母甚是不忍這兩三日以來每日必焚香上禱于天祈求福祐若果是天災流行值着厄運必不可免寧可把災禍加在我身不要教那百姓每受苦曹翰頓首對說宋景公不過是一國諸侯耳一發善言尚能感動天意熒惑為之退舍况陛下受天明命為天下大君憂及兆民懇禱如此

必能上感天心以消災沴臣受命往治成功可期矣嘗考宋史是時太祖又下詔求治河之策及曹翰到河上親督丁夫將決河盡數塞了水行故道民得安居可見人君遇災能懼未有不轉而為祥者此後世之所當法也

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個謂為天子容易邪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嘗宴近臣紫雲樓下因論及民事謂宰相曰愚下之民雖不分菽麥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京城新宫成御正殿坐令洞開諸門皆端

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丙子

早作是早起敍是豆藩侯指各鎮牧伯說軒豁是開爽的意思史臣總記宋太祖行事說道太祖曾一日視朝罷退坐在便殿中心中甚是不樂如此者良久左右請問為甚事不樂太祖說你道我做天子可是容易的事天下重務一日萬幾都要裁處停當心中纔得安樂今日早起偶然乘快決了一事不曾仔細商量發落的差了追悔不及故心中不樂耳這一節是記太祖慎于聽政的事又說太祖曾一日宴近臣于紫雲樓下因論及

小民事情太祖遂對宰相說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為民就是那愚下的百姓性識昏暗至于不能分辯豆麥這等蠢純然一般都是朝廷的赤子為官的都當加意撫恤使他安生樂業總是為民父母之道若那藩鎮諸侯受國家委任專制一方不能體朝廷恤民之意撫摩安養乃務行苛虐或嚴刑以傷其生或暴歛以竭其財使小民若楚毒痛無所控訴這等的官我斷是容他不得必置之重刑以謝百姓這一節是記太祖篤于愛民的事又說東京城內新修宮闕成太祖御正殿受朝令將前面諸門盡數洞開內外都端直軒豁一望通朗中間

更無遮蔽因與左右說這各門洞開就如我心一般畧
有些私曲不端正處人人都看見了更掩藏不待蓋天
子一言一動萬人所同瞻視心中邪正天下後世皆得
知之不可忽也這一節是記太祖嚴于正心的事夫此
三者皆為王之盛節宋祖備之所以能肇建丕基傳祀
三百漢唐而下稱為令主誠萬世人君所當法也
秋九月以田錫為左拾遺錫好言時務既居諫職
上疏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以平漢之
功駕馭戎臣為要機而大體之一乞脩德以來遠
宜罷交州之師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

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紀言動御史不敢彈
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有書籍而無
職官秘書省雖有官而無圖籍臣願陛下擇才任
人各司其局 太宗辛巳
左拾遺是宋時門下省諫諍官戎臣是武臣交州即今
交阯封是封還詔勑駁是駁正詔勑之差失史臣說宋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秋九月以田錫為左拾遺田錫是
箇忠直憂國的人平日好談論時務無所畏避既居諫
職即上疏論奏五事其中說關係軍國要機當施行的
一件關係朝廷大體當改正的四件軍國要機是說前

年用兵蕩平偽漢軍功久不賞録人心懈息如今幽燕未復正在用兵時節還要將帥每出力顧及此時議功行賞駕馭武臣使之感恩思奮這便是軍國緊要的機務所説朝廷大體頭一件事乞要太宗增修德政以来遠人交州叢爾蠻夷不必労師費財遠軍征討請罷其役第二件事是説國家建官各有職業須是箇箇盡職朝廷總治令左右拾遺補闕名為諫官不聞在廷中當面諫諍給事中居論奏之職于詔勅有未便的不聞他封駁起居舍人起居郎號為左右史不聞簪筆陞陛每日紀録天子的言動御史掌糾察官邪肅正紀綱却都

循默自容不敢彈奏中書舍人原用通儒侍禁以備顧問今但為所遷官次未嘗以政事訪之集賢院本收召才俊今乃只有書籍不設職官秘書省本收貯典章今雖設有職官却無古今圖籍此皆近臣要地多不得盡職于朝廷政體妨廢不淺臣願陛下擇才任人各用所長以司其局庶幾職業修舉而百官無不整肅矣這一段是記忠直之臣盡心謀國的說話然田錫之言雖為宋而發其實古今治體不甚相遠內之要循名責實使百官各修其職外之要信賞必罰使將臣各效其用安養小民不勤遠畧則太平之業即此而可致矣

三月以楊延慶等為知州帝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禍昔秦彭守潁川教化大行境内多瑞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善而天應之若此况君天下者乎 甲申

宋時知州是各郡守臣即漢太守唐刺史之職潁川漢時郡名是今開封府臨潁等縣地方宋太宗雍熙元年春三月太宗親自選擇賢良分治天下郡國以楊延慶等十人為知州因與宰相說道國家設官内有臺省寺監外有方面監司都是為民然惟各州刺史總理郡政其職于民最近凡所行的善惡及民最速若得其人必

能宣布朝廷德意撫綏教化使一方百姓都得受福若或用非其人則必沮格朝廷法制貪暴自恣使一方百姓每都受禍害我念其如此故親加選擇唯恐非其人耳在前東漢章帝時有臣秦彭者為潁州太守能以禮讓訓人不任刑罰百姓懷愛莫有欺犯鳳皇麒麟嘉禾甘露許多祥瑞集于郡境如今若得有這等的人使為郡守庶幾百姓得受其福寧相宋琪對說秦彭不過一郡太守耳能行善政即便上感天心應以多瑞如此可見天高聽卑凡下面人的善惡不問大小貴賤皆能照鑒況于帝王受天明命為天下君者乎則其德天感召

必更神速光顯從可知也夫君以恤民為仁臣以匡君為忠太宗自遜牧守遐羨循良可謂有厚下保邦之哲宋琪指陳天人推明感應可謂有隨事納忠之義此宋治之所以日隆也與

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問以不平狀準請召二府至而言之於是以準為可大任故有是命兼

洪範是周書篇名二府是中書省樞密院俱是宋時執政衙門故號為二府史臣因宋太宗用寇準為執政官

遂敘所以超擢他的緣故謂太宗初因寇準引衣決事稱做魏徵已有箇嚮用的意思及至此年復遭旱蝗太宗召侍從近臣問以行政得失因何事差錯致此災變侍從諸臣都對說是天數偶然與政事無與惟寇準說在昔箕子陳洪範九疇中間推明庶徵說人有五事貌言視聽思天有五氣雨暘燠寒風五事得則五氣順而休徵應之五事失則五氣乖而咎徵應之天人上下其感應神速如影附形響隨聲蓋一定而不可易也今日大旱的徵應以臣耳目所見多是刑罰不平人心怨咨有傷和氣耳太宗惡寇準言直發怒起入禁中既而恐

平覺得準言有理頃刻時復出仍召準來問他刑罰不
平的形狀何如使他明白指說寇準請召兩府執政官
及衆臣俱到寇準遂說近日祖吉王淮二人同犯贓祖
吉贓少已受極刑王淮贓多因是參政王沔親弟却只
坐以杖罪這便是刑罰一件大不平事于是王沔頓首
認罪太宗見得寇準正直自立既不阿順天子又不阿
附大臣可使擔當國家大事故有此簡命自直學士擢
為樞密副使以委任之夫人主于臣下所喜者進用之
所怒者斥遠之此常情也宋太宗初怒寇準引衣之請
旋許之以魏徵繼怒寇準刑罰之對復推之以樞副誠

以忠直之臣雖不阿狥人主之意指實能以身任天下之安危故不計其觸忤而拔用之厥後澶淵之役卒賴其力太宗可謂知人善任矣

以寇準為三司使陳恕罷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寔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 真宗癸卯

三司使是宋時掌理財用的大臣總管度支塩鐵户部之事位與執政相次屢是煩數趣是催督史臣記宋真宗咸平六年六月以前參知政事寇準為三司使是時

三司使陳恕以病懇求解官故以冠準代之史臣因陳恕去位遂叙他在職時好處說道恕自太宗淳化四年為三司總計使久領財物十年有餘真宗初即位時曾命他將中外各衙門所蓄積的錢糧見在若干逐條開具實數進呈御覽陳恕稽延日久不行開進真宗累次下詔催督使他上緊進來陳恕對說陛下方在壯年春秋鼎盛未嘗經歷艱難知民間疾苦若但見府庫財帛充積羸餘恐怕輒生奢侈之心未免用度不節將來虧損聖德匱乏國用皆由此致之故臣不敢進耳真宗見得陳恕受君憂國識鑒深遠因而美其守職不復令條

其中外錢穀也夫真宗天性恭儉畏天節財固所優為者乃俻具錢穀之詔陳恕既不時奉而水旱災異之變李沆又數數言之嘗竊謂二臣之過慮者及觀景德之季邪臣丁謂上會計錄獻諛導後遂至造作天書東封西祀使恭儉之令德不終然後知二臣為慮之長也

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諸軍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帝悉以軍事付寇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

誥楊億飲博歌謳懽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

甲辰

薄是逼近知制誥是宋時掌內制的官博是局戲謳是調笑史臣說宋真宗因契丹入寇大駕親征已到澶淵南城因宰相寇準與武臣高瓊再三勸說遂進輦渡河臨幸澶淵北城樓上是時北虜聲勢重大調到各處兵馬多在澶淵地面列營真宗既到城上遠近諸軍在下面望見御傘知道天子渡河都歡喜氣壯跳躍著呼萬歲人衆聲大遠至數十里外都聽得著契丹見我軍奮發勇猛相視驚愕不能成列把那初間輕視中國師衆

南侵的驕氣為之沮奪于是真宗知道寇準謀畧深遠將一應軍機重事盡委寇準管理寇準既受專任遂承制裁決無有阻撓凡所發號施令莫不條理明白紀律嚴肅六軍士衆都竦畏悅服既已人情大和軍容丕振忽有契丹馬軍數千南來直逼城下我軍迎拒截殺擒斬奪獲多半餘衆見勢不敵隨即遁去真宗遂下城樓還入行宮留寇準在北城上教他照管軍事是時真宗還有畏虜的意思恐怕寇準不能了當此事徐使人看視寇準在城上何所作為使者到城上時寇準正與知制誥楊億飲酒局戲歌詠調笑懽呼取樂使者即以所

見田奏真宗喜歡説道虜在近郊準專任軍事若是他莫有制虜的本事必且恐懼倉忙日不暇給今乃與客飲酒快樂如平常無事時一般足見他才調優長全不以重敵者意若任準一人足制虜矣復何憂哉夫澶淵之役真宗親與寇準周旋準之忠義才畧亦既知之真而敬信之矣而準終不能安于位者由于赤心許國守正疾邪羣小不便競為讒謗有以蠱惑天聽耳人主于臣下但察其行事之美惡以為用捨則小人不能肆其証矣

六月蝗飛蔽空帝以連歲旱蝗問翰林學士李廸

曰旱蝗荐臻將何以濟迪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
則賦斂寡民不勞矣帝悅迪又言陛下土木之役
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警陛下也帝深然之

翳是遮蔽荐是重臻是至史臣記宋真宗大中祥符九
年六月京畿河北等處蝗虫為害群飛蔽天真宗因節
年旱蝗憂念百姓問于翰林學士李迪說道國家用度
全藉民力今連歲都有旱蝗之災百姓窮困將以何道
救濟李迪對說天子之財無有內外今歲饑民窮賦稅
無從出辦三司用度不給未免仍要逼迫窮民若將內
藏庫所蓄的金帛發數百萬付三司以助軍國支用則

被災的去處一應賦斂可以寬減分數百姓每得隨便
救生苗且度日不至勞累此濟變之要道也真宗原有
愛民的實心見李廸言語說得懇切深加喜悅李廸隨
復進言說陛下近來崇飾土木工役頻興過于修廢勞
民傷財太甚連歲旱蝗頻仍殆是天心仁愛吾君故出
此災異警動陛下耳真宗又有畏天之誠心者故聞李
廸之言惕然而懼深以為然考之宋史是時邪臣丁謂
王欽若等詐造天書祥瑞蠱惑聰明蝗食苗且盡匿不
以聞真宗問之則袖死蝗而欺說已死盡若非蝗蔽空
而飛真宗何緣得知其詐李廸何由得進其說哉故明

聖之君博聽並觀近忠遠佞防壅蔽之為盛德累也
以范仲淹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
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
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
由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將三千
人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敵人聞之相
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
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仲淹大興屯田聽民
互市以通有無又脩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
定堡砦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相踵歸業仁

延州是地名即今陜西延安府總管鈐轄都監俱是宋時領兵官名色如今守備把總之類堡砦是邊方村墅斥堠是傳烽火的臺子羌是番人漢指中國人說這一段是記宋臣范仲淹經畧西夏的事當宋仁宗寶元康定年間趙元昊據銀夏反延州守臣范雍無謀二將敗沒諸砦多失守是時范仲淹方自越州召還副夏竦把討見得賊勢猖獗延州孤懸恐怕為賊所陷乃請自己去整理仁宗遂命他仍舊任兼知延州在前朝廷下詔處分邊事把邊兵分屬各將總管官最大着領一萬人

其次鈐轄着領五千人又其次都監着領三千人有賊至防禦則令官小的領兵先出仲淹說兵家勝敗全係于將今不擇人任使唯以官之大小為出戰次序乃是取敗之道豈可因仍不改于是把延州兵大加簡閱汰其羸弱得精壯兵一萬八千選了六箇將官分領每將領三千人不分日夜教訓操練既兵勇技精每有寇警量賊數多少使分番出戰夏賊聞知相戒着說道今後不必再以延州為意前日范雍年紀雖大甚是闇弱延州或可圖取今日這小范老子謀畧深遠腹中自是有數萬甲兵不比那大范老子可以欺侮也仲淹又大興

屯田以足軍食聽民與番夷互市交易有無相濟又將賊破了的承平永平等村砦修築收拾民被流亡者稍稍招還定立堡砦開通斥堠揀大些村砦築了十二箇城子防範周密西賊不得似前搶掠于是內地所住的熟番并中國人避賊流移者都足跡相接着歸來還復舊業延州遂為重鎮矣夫是時范雍既敗宋廷方議修守潼關雖關中不敢望保況延州在虜掌握者耶仲淹奮然以身任國艱辛成保障巨績此不惟才畧有過人者觀其初閒在朝累以進言切直連遭貶謫其忠義殆天性也所以古人說人主于承平無事之時欲豫儲任

事之臣為緩急用者必于犯顔直諫中求之

冬十一月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之置司涇州罷諸路經畧使初翰林學士王堯臣為陝西體量安撫使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故有是命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上謡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

謄天下稱為韓范壬午

謠是民間歌謠西賊指夏人說宋仁宗時因趙元昊反叛于陝西置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官着總理一方軍士至慶曆元年罷之分陝西為四路二年冬十月復置此官就以慶州路范仲淹秦州路韓琦延州路龐籍補其任在涇州置總司使三人同居一城商量調度軍務各路文武將帥除去經略使字樣只帶安撫使職銜都聽三人節制使事權歸一在前仁宗曾遣翰林學士王堯臣為陝西體量安撫使堯臣事完回京上疏論奏西邊兵事因而言及韓琦范仲淹說二人忠義狥國智

勇過人正可及時任用不當置之閒散地方仁宗記此言在心未行到此年九月間元昊入寇鎮戎軍守將葛懷敏戰敗走死全軍皆沒中外人心洶洶震懼仁宗想起范臣前言故有此命復置陝西都部署以三人領之也史臣因叙說韓琦范仲淹自西方用兵二人即當其事歲月既久功効彰著聲名重于一時中外人亡翕然歸向當夏賊猖獗的時節朝廷上倚他二人為重此二人真是有才調有擔當凡軍中頒布的號令都嚴肅明白人不敢犯且撫恤軍士極有恩愛至于塞上雜處的羌夷來歸附者即開心見誠與中國人一樣撫接更不

疑猜于是諸番人都感戴恩威不敢輙生釁隙侵犯邊境邊境上百姓有箇歌謠說道西賊初聞反叛實是輕視朝廷無人今日我軍中有韓范二公西賊聞之莫不驚恐畏懼心寒膽喪知中國有人不敢似前橫肆矣由是天下之人以二公并稱為韓范云夫琦與仲淹皆百代殊絕人物使仁宗能信任不疑豈惟元昊可平雖鞭撻四夷坐致太平可也夫何不察功實不究時勢惑于浮言牽于形迹以二人之才畧乃不獲究其作用除此小醜惜哉

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疾惡以章得象

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杜衍同時登用而歐陽
脩蔡襄余靖王素並為諫官夏竦既罷因大喜曰
此盛德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
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大
姦指竦也詩且出其師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
矣

直講是宋時國子監官名掌以經術教授諸生即今博
士之職茅是草其根糾結地中拔之則牽連俱動距是
雞距距脫是說不得復連的意思這一段是史臣記朝
廷用舍停當為人心稱快的故事宋仁宗時國子監直

講官有石介者務學勤篤崇尚志節見善人則歡樂之見惡人則嫉惡之是箇有分曉不苟且的人當慶曆三年將見得章得象晏殊俱以重德任平章事賈昌朝以儒術為叅知政事韓琦范仲淹以忠節為樞密副使杜衍以耆舊為樞密使皆是一代偉人同時進入兩府執掌政本而歐陽脩蔡襄余靖王素都是存心剛正遇事敢言的並居諫職奸邪不忠之臣如夏竦者又已罷去因而大喜說道人君之道第一唯在用人若賢否不分進退倒置於君德所損不淺今吾君所用諸相皆君子諸諫官皆正人小人不得叅于其間此則吾皇聖明能

辨別人材可謂盛德之事我今幸遇休美忝司教化歌詠盛德播之樂聲乃職掌所在豈可已乎于是作慶曆聖德詩備述天子明哲登崇賢俊的好處內有四句說道衆賢之進相連着登于要地就如拔茅草的相似大奸之去必不能復入就如雞距脫了的相似大奸二字正指着夏竦說此詩傳播四出石介的業師孫復聞知說道夏竦陰惡萬狀人無敢指者介今公然著之歌頌他日竦若得志介必不免其禍始于此矣夫人君用賢退不肖自為社稷計耳一得其宜至為小臣所歌頌則當時人心之悅服四方之效順可知矣然以一人之聰

明臨照百官之上欲一一別其賢否固雖至于輔弼侍從之臣則日與之周旋臺省耳目之臣又日聞其議論因其動止以觀其心術即其言詞以究其功效當亦有不能隱者仁宗之進諸賢用此道也是以宋之賢主首稱仁宗而仁宗之治又以慶曆為稱首豈偶然哉

弼見帝言曰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詔納帝前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邊故也弼乃受命時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

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
去宿獘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便澄汰所部吏於

是小人始不悅之矣

坐薪嘗膽是春秋時越王勾踐的故事勾踐兵敗于吳
心懷痛恨每常坐臥于柴薪之上口裏嘗着苦膽故意
這等受苦只是要報復讎恨後面畢竟滅了吳國遼即
契丹監司是各路上司如今布政按察司官所部吏指
各州縣官說仁宗慶曆三年以富弼為樞密副使富弼
初聞命時入見仁宗說道前者臣奉使契丹增幣罷兵
復結盟好如今議者見中國與夷狄講和就說天下無

事了臣竊恐犬羊之性變詐不測萬一違背盟誓舉兵入寇臣雖死猶不免誤國之罪願陛下勿苟目前之安當思此虜蔑視中國無故要我增幣堂堂天朝被其輕侮深為可恥須是苦心積慮坐薪嘗膽如越王勾踐一般嘗思報復不忘修政乃可臣奉使無狀不敢受賞遂以陞官的誥命納還帝前仁宗使宰相諸論他說樞副協贊機務朝廷以爾材畧出衆特此簡擢不因奉使之故授以此官也于是弼乃受命是時仁宗銳意圖治以太平功業責成輔相因富弼前使契丹知虜中情偽凡河北一應邊事都教他主管范仲淹前經畧鄜延知夏

賊顛末凡陝西一應邊事都教他主管富弼乃上當時的急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條目雖多大畧重在用人要進賢退不肖塞僥倖之途以明功罪除積習之弊以振紀綱要把各路監司官不才的漸次改換都用賢能有風力人員教他各自清擇沙汰所管的州縣官使天下吏得其人民安其業這各樣事件甚與小人不便故初聞人皆敬重富弼到此時小人始有不悅者矣夫史臣方記富弼執政即以小人不悅為言見弼之所以不久于位也仁宗非不知賢乃卒為讒所惑者蓋君子指小人為小人而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故人主難于

決擇耳然君子為國小人為身君子正大小人偏辟君子務實小人尚詐每事而察之其邪正亦顯可見矣

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抃為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鞠真卿刁約馬遵呂景初吳中復呂溱蔡襄吳奎韓絳皆以直言居外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謟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悉得召還 乙未

宋朝有三院御史殿中侍御史專掌以儀法糾正百官差謬凜然是嚴肅的意思詿誤是偶然失錯宋仁宗至和二年因翰林學士曾公亮薦趙抃正直遂陞他為殿中侍御史抃既居言路盡忠奉國不顧一身的利害但有不公不法即上章彈劾糾正雖是有權勢得寵倖的人也不迴避他直聲著聞凜凜然為人所畏憚京師人見這等剛正難犯遂把他教做鉄面御史凡抃前後所言務欲朝廷上分別辟佞那箇是君子那箇是小人一一都要明白盖小人心術不端若得志必作惡害人敗壞國家大事既知得是小人不要直等他有大奸大惡

然後斥退但是做出小小過失即當因此極力抑遏擯絕使不得肆其奸惡君子心術端正凡事都要為國為民在正經道理上做既知得是君子縱或不幸無心中做差了一兩件小勾當須要保全愛惜務求成就其德將來國家必受其福當是時知太常禮院吳充鞠真卿刁約以治禮院吏違式之罪出知高郵等軍言事御史馬遵殿中侍御史呂景初吳中復以劾罷宰相梁適出判江寧等府翰林學士呂溱知制誥蔡襄吳奎右正言韓絳亦皆因直言宮省及宰相自求補外趙抃因與仁宗說近日正人端士皆不樂在內廷紛紛然引身出去

的不止一人中間有個緣故陛下不可不知乃因正色立朝一心毅然奉公不肯去謟諛趨附那有權力在要路的人這些人要因事陷他憎嫌他不來附己多是害着他諸人每既不得行其志又怕有禍故競相引去耳仁宗聞之意大感悟由是具充等十餘人盡得奉召還朝一時名臣賴此遂安其位而仁宗至和嘉祐之治亦有可稱焉皆朴之力也故臺諫耳目之臣起初當慎其選既得公忠直諒之士尤須信而任之然後聰明不蔽舉措當而治化興矣

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

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
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
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
何害古今皆有之者復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
德曰臣切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
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
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
誼識安危別賢愚辯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
強亢暴戾之謂也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
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

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辛丑

并州即今山西太原府劉子是面奏的本詞嫗煦是私恩小惠之狀煩苛是瑣碎伺察是暗地求人過失使是巧言穢是惡草耘是除穢宋仁宗嘉祐六年以司馬光知諫院光既受任入對首言臣前者為并州通判時曾上三次章奏所言只一事關係至重願陛下裁自聖心果斷力行仁宗沉思良久方纔想起說道你前者三疏莫不是要選擇宗室為我繼嗣者乎此乃忠臣之言但

他人多恐觸犯朕怒不敢言及耳司馬光對說臣前者言此自謂必死不意聖明開納不以為罪仁宗說此有何妨從来天子無子必擇宗室継嗣乃古今通行的事光又具了三箇劄子上殿面奏其第一劄專論君德說道臣切惟人君大德唯有三件曰仁曰明曰武而已仁主于惡愛却不是私恩小惠姑息奸惡之謂在于興教化以明倫理脩政治以息争奪惠養百姓兼利萬物就如天地覆載一般這箇纔是人君之仁明主于辦別却不是煩瑣苛細暗地伺察之謂在于知道義之本原識安危之機要別人品之賢愚辨事理之是非就如日月

照臨一般這箇纔是人君之明武主于斷制却不是強亢自用暴戾少思之謂在于不任血氣凡事但觀道理如何道理當行斷然就行道理當止斷然就止好人也不能壅蔽巧言也不能轉移這等行將出去就如雷霆震動一般纔是人君之武這三件為帝王的少他一件不得仁而不明如有好田地不會耕種明而不武如看見田苗中惡草不能剪除武而不仁如但知收穫不曉得播種人君果能兼備三德則必惠愛周政事理紀綱振其國治且強矣若少了一件就要衰頹少了兩件就要危殆若是三者全無定然至于滅亡古今治乱興亡

之迹雖歷代各異然求其故莫不由此三德之得失基之可不慎哉

又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謹微五曰務實帝深納之

司馬光既進三劄其意未盡又將國家大體列為五規奏進仁宗指這五件事是治天下的法度就如匠人為圓的規一般第一件是說保業謂祖宗百戰以有天下得之甚難至于繼體之後人心既定就說子孫萬世不可動搖易生驕惰之心驕者窮奢極慾玩兵黷武如秦隋的末世就是惰者沉酣宴安凡事苟且如漢唐的末

世就是二者不同都不能保守祖宗基業不可不戒第
二件是說惜時謂否泰循環自然之數日中則昃月盈
則虧昔者聖王當國運隆盛之時益加戒懼所以長久
今國家承平宜謹守祖宗成法戒逸欲遠讒諂立綱陳
紀定萬世之基第三件是說遠謀謂君子當思患豫防
竊見國家或邊境有急或一方饑饉則廟堂之上勞心
焦思未嘗不以將帥不選士卒不練牧守不良倉廩不
實追究前人失於備豫一旦烽警息五穀登則復宴然
自安不為將來之憂夫甲兵利鈍錢穀盈虛皆前知而
豫圖者若待事至求之不亦晚乎第四件是說謹微謂

初間宴安怠惰向後必至荒淫初好奇巧珍玩向後必
至奢泰喜人甘言卑辭小人必因此圖僥倖喜人附耳
屛語小人必因此行讒害不惜名器到後教成了必至
于借逼假借威福到後權重了必至于凌辱這諸般事
件初間微細時不覺後面遂至不可收拾所以天下事
必要防微杜漸第五件是說務實謂凡事當先實後文
若仁孝禮樂刑政之類至于求賢審官納諫治兵都有
箇的確實事今朝廷之上但存文具願陛下撥去浮文
悉敦本實仁宗是箇通達治道之君見司馬光所言都
是國家切務于是深加采納焉夫此五者光雖爲宋而

言其實古今制治保邦要道皆不外此且其發揮人情指陳時弊剴切明盡可以一一見之施行有天下者誠取先之跡而時省之則太平之效可期矣

春二月以富弼為司空侍中平章事初弼自汝州入覲詔命毋拜坐語帝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係禍福不細帝

默然欲留之力辭赴郡神宗己酉

司空是宋時三公官名侍中平章事是宋宰相職銜汝州今屬河南窺是竊視測是揣度的意思傳會是牽合干戈是兩樣兵器宋神宗熙寧二年春二月以前宰相判汝州富弼復為宰相加他守司空兼侍中平章事史臣因叙說在前元年時富弼自汝州来朝神宗重他德望又因其年老乃在内東門小殿相見許他兒子扶入免行拜禮又賜他坐相與講說遂從容問治天下的道理富弼見神宗天資英毅有銳然興建事功的志氣恐怕小人迎合妄生事端乃對說人君制馭臣民不可露

出好惡的端倪使人窺見測度若使人窺見測度則姦詐小人得乘其間隙多方傳會迎合但人主意中喜歡的就都說做好人主意中憎嫌的就都說做不好唯求人主寵幸巧言曲說把事之是非人之賢愚都亂其真必致聰明日蔽賞罰無章其為害治不淺故人主當如上天之鑒人一般吉人為善降以禎祥凶人為不善降以災孽天原沒有好惡的意思其災祥皆人所自取人君代天出治人果有善自是當賞然後以賞隨之非作好也人果有惡自是當誅然後以罰隨之非作惡也如此則賞不及於無功罰必加於有罪功罪皆得其實矣

神宗又問富弼久歷邊疆問以邊事富弼對說陛下登極方二年臨御未久先須發政施仁覃布德澤老臣願陛下二十年口不談兵不但今日也至如叙錄邊功亦必照依他功次不可越格重賞恐邊臣見朝廷崇尚武功未免生事啓釁干戈一動不但害民耗財甚且損威傷重國之興廢民之生死禍福所係甚非細故神宗默然不應要留他在京為集禧觀使富弼力辭不受仍赴汝州以供舊職夫富弼一見神宗即勸使泯好惡戒用兵其後神宗卒以變法開邊為宋基禍之主弼可謂先見矣神宗敬禮尊信不為不篤乃竟為王安石所移者

蓋安石正是窺測傳會以投神宗之好所以墮其術中不覺耳故國之安危在出令存亡係所任不可不審容也

上疏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今畧疏十事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毘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姦得路群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唯務改作立異于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安石亦求去位帝詔視事宜如故誨遂

求去乃出知鄧州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修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

毘是親任的意思彙是同類宋神宗熙寧二年以王安石執政御史中丞呂誨知其必亂天下既與司馬光言之遂上疏奏說君道唯在知人知人極是難事彼存心不忠姦也而使人知之其姦猶小若夫大姦則遮護周密人看着恰似忠的一般出言不信詐也而使人知之其詐猶小若夫大詐則緊閉莫測人看着恰似信的一般今王安石外面粧箇老實朴野的模樣胸中藏着百端機巧正是大姦大詐之似忠信者然奸詐的寔情終

不可撓。蓋忠信者必敬君，安石則驕蹇倨傲以慢于上。忠信者必愛人，安石則陰賊險狠而害于物。今畧舉所行十事，皆歷歷可驗。臣若不言，誠恐陛下見他應對敏捷，才辯可喜，不覺其奸，而深信之倚任。日久必為他覺蔽。事之真假也不得知，人之邪正也不能辨。使大奸得據要路，援引他那同類陰邪，成群而進，賢人君子氣味不同，必然相率引去，天下之亂由是而生。陛下不可謂安石實有美才，非臣所知。臣嘗仔細推究安石事迹，原無經國遠畧，唯是不肯安常處順，凡事不論好歹，都要改作一番，要以此立異于人，顯他有本事，行出來的件

件不停當却又巧言利口文飾其非將以上罔陛下之聰明下欺四方之視聽臣私心竊憂之將来召亂興禍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誨疏既上安石乃求去位神宗不准教仍在位視事如故呂誨見言不行遂求解職乃出知鄧州史臣因說呂誨前後凡三次為言官始初在仁宗時為殿中侍御史論樞密副使陳旭次在英宗時為侍御史知雜事劾參知政事歐陽脩及是為御史中丞復劾王安石三次皆以彈奏大臣見黜當時的人推他為鯁直之臣夫誨三次論劾唯論王安石最為有見神宗顧乃不聽而宋亦自是衰矣然則知人之哲聽

德之聰豈非常〃王之先務哉

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顥河南人初舉進士調晋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其善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至是呂公著薦為御史帝累知其名數召見

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假
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
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為言務
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慾及弗輕天
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
宋制官卑初入臺者名為御史裏行校是鄉學語絕為
句句長中分為讀宋神宗熙寧二年以著作佐郎程顥
權監察御史裏行史臣因叙說顥是河南人初舉進士
調補河東晉城縣令百姓有以公事来縣衙者必教訓
以孝親敬長忠信不欺的道理量度鄉村相去遠近立

為伍保之法使各就隣近聯絡遇有公私興作協力相助稽察嚴密外来姦偽游民無處藏匿伍保中有孤煢殘廢不能自存者各着落他親戚鄉黨顧覆收養無失所行旅經晋城路上過的遇有疾病皆設法醫治養贍各鄉都立箇鄉學閒暇時親到其中召百姓年高的相與講把那兒童每誦讀的書親自看句讀有不是的與他改正教學的人或不停當必揀選換過入把各鄉學中子弟資質俊秀的聚在一處加意教訓令各鄉民舉行社會立定鄉社條約凡為善為惡都旌別出来使民勸于為善耻于作惡在縣住了三年百姓愛戴就如父

毋一般至此年御史中丞呂公著薦為御史神宗平日也聞得他名累累召見每至將退時必說卿可勤來求對朕要常常見卿一日程顥入對神宗從容咨訪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顥纔趨出庭中侍從的人說御史進對延久不知主上未嘗早膳耶顥前後進說甚多不可悉舉大要以格正君心窒塞私慾廣求賢哲孫養人才為言所上章疏不飾詞辯務竭誠意致其精專感悟人主常勸神宗說人君一心嗜慾多端如聲色貨利佚遊土木神仙征伐之類但是一件萌動上心時節就禁制他不得了須是及嗜慾未萌動之時預先省察不使作

於念慮庶幾本原虛明萬化可理又言天下事須藉賢才共理陛下雖天資高邁還要廣延器使方可興治不可輕視天下之士神宗見程顥言語懇切意思忠愛乃俯躬答說此二事朕當為卿戒之蓋深有感于顥之說也若遂信用不疑宋之治其三代矣惜乎其阻于安石也

以呂惠卿為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司司馬光諫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惠卿所為也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

崇政殿是宋時接對群臣之所說書是講官司農司是
掌錢糧的衙門憸巧是利口不實江充是漢武帝時人
讒佞多智武帝以為忠直後作巫蠱害太子被誅李訓
是唐文宗時人陰狡敏捷善揣摩人主意文宗以為可
信後以甘露之變而死宋神宗熙寧二年王安石既參
政事立為一切興利之法悉令司農司舉行乃用他姦
黨呂惠卿着判司農司事便于恣行己意却又教帶崇
政殿說書的職銜以優異之司馬光進諫神宗說道惠
卿利口不實乃姦巧小人王安石任為心腹凡事聽其
主謀所以舉動乖方使中外人心無不怨謗者都是惠

卿所為豈可不次進用神宗答說惠卿每進對剖析分明言語利便我看見他也似箇美才不見不好處司馬光又對說惠卿固應對明辨只是存心不正小人無才雖有惡心何能害事惟是有一段異才使人主見了便動心凡事委任着他做去必至禍敗江充李訓這等姦邪不端漢武帝唐文宗也都是有識鑒的皇帝若是兩人無有那段小人才識巧言利口說得好聽如何能感動得二君今惠卿之姦正與江充李訓一般雖有才不可用也神宗默然不應竟用惠卿後来惠卿既懷罔事復背安石小人情狀盡皆敗露神宗雖惡而黜之天下

已受其害矣司馬光之言誠萬世辯姦之要道也

翰林學士司馬光乞差前知龍水縣范祖禹同脩資治通鑑許之光讀資治通鑑張釋之論嗇夫利口光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以為然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坐光蓋指之也 庚戌

龍水是縣名即今廣西宜山縣張釋之論嗇夫利口是漢文帝時事利口是巧辯能言的人昔張釋之嘗從文帝至上林因文帝喜虎圈嗇夫應對敏給要拜為上林

令釋之諫說這嗇夫是利口之人不可用他覆是傾敗先是司馬光因古來史傳繁多人主難以徧覽要採集歷代君臣事迹善可法惡可戒者為編年一書先將編成戰國到秦時數卷進呈神宗見之甚喜賜名資治通鑑乃特開史局着他續修漢唐以來的事又令於邇英殿講筵中陸續進讀至是年司馬光為翰林學士以前龍水知縣范祖禹文學優長乞差他同修此書神宗許之一日在邇英殿進讀資治通鑑至張釋之論嗇夫利口一段司馬光因而進說孔子論語中說道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之人不過逞他巧辯希求寵幸而已何

至于傾敗邦家聖人所以深惡而痛絕之者盖以巧言的人心多不實也不管天理也無有人心只圖他一身便宜討箇人主歡喜譬如有一件好事本是該幹的或人主心不樂為他說說做不好一件不好的事本是不該幹的或人主心上要做他就說做好這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而是非淆亂矣又如有人本是箇賢臣他嫌其與己不合却說做不肖本是箇不肖的人他喜其與己相合却又說做賢這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而賢愚倒置矣這等樣變詐反覆說將来恰似真實有理一般人主一時不覺其詐為他邪說所動遂至舉措乖

張用舍顛倒綱紀日壞人心日離邦家之傾敗誠不難矣此孔子所以深用為戒也司馬光講此書時呂惠卿方為崇政殿說書亦在講筵侍坐惠卿正是箇利口之人光之意蓋指惠卿言也夫以神宗之英明司馬光之正論竟不能斥遠惠卿于未壞國事之先則利口之惑人信難察也是以大舜疾讒說之害人伊尹戒辯言之亂政聖人之慮深矣

以呂公著薛向同知樞密院事公著在翰林讀後漢書畢帝語以釋老之事公著曰堯舜知此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

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帝默然又論前世帝王曰漢高祖武帝有雄才大畧高祖稱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至張良獨曰吾不如子房蓋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公著曰誠如聖諭帝又曰武帝雖以汲黯為戇然不冠則不見後雖得罪猶以二千石終其身公著曰武帝之於汲黯僅能不殺耳帝又論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業者以其能屈已從諫耳帝臨御日久羣臣畏上威嚴莫敢進規至是聞公著言竦然敬納之故有是命

釋是佛教老是道教戇是粗直宋神宗元豐元年以端

明殿學士呂公著工部侍郎薛向同知樞密院事史臣因叙說公著初為翰林學士承旨在講筵中進讀范曄後漢書已完神宗從容與他說起佛老二教公著問神宗堯舜二聖還曉得這兩家道理否神宗荅說堯舜神聖天下的事理那有不知公著乃說堯舜雖知此道却不去信尚崇奉他只在治天下正經道理上用心以知人安民為難切切然求以盡之此所以為堯舜耳神宗見公著說得理正默然無以應之又與他評論前代帝王說漢高祖武帝都是雄才大畧之君高祖並稱二傑說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都呼其名至于張良乃稱

其字說吾不如子房蓋以張良有道高于蕭何韓信故尊重之不名耳夫為君肯自認不如臣賢中間言語又有分別豈不是雄才大畧公著對說誠如聖諭神宗又說漢武帝雖嬺汲黯直戇却加意禮貌有時不冠遇汲黯眷事必迴避不相見後雖有罪復召為淮陽太守令以二千石俸祿養給終身夫汲黯面訐武帝之過武帝乃思禮有加可見是雄才大畧公著對說武帝之于汲黯但能不殺比衰亂之君畧勝耳若能信用其言方是雄才大畧神宗又評論唐太宗說能以權智御其臣下公著對說太宗所以除亂開基能成王業者由于不自

用其聰明凡所行的事或有不是但閣臣下諫說即便屈意省改當時君臣之間情意流通建制設法件件停當立有唐三百年之天下全在此耳是時神宗登極十餘年臨御臣民日久群臣畏懼威嚴無有敢當面進言規諷者至是聞公著所言皆是侃侃正論竦然致敬納用其說知其可以大用故有是命由侍從的官即拔置政府夫神宗歷論往古帝王其自負甚重使其遂相司馬光呂公著盡反安石所為則治功當不在漢唐下矣惜也憚于改過置司馬光散地乃以興利之臣薛向與公著同升何其謬哉

附錄

大寶箴

大寶是天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箴是規諫之詞以言動諫而救其失如以箴刺身而治其病故謂之箴此書唐幽州記室官張蘊古所作以獻太宗皇帝勸其盡君道而保天位也

今来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書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為君實難論語孔子曰為君難

蘊古大寶箴首言稽考往古来今俯仰天地之間惟君為大人君居大賢之位操威福之柄以統理億兆之民

其尊固無二上然為君實難必須兢兢業業克盡君道
而後可以保此大寶之位以為天下主也
主普天之下 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處王公之上
任土貢其所有 書任土作貢 具寮和其所唱是故
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
禍生乎無妄 易無妄之災
人君受天明命正乎普天之下處于王公之上凡九土
出產之物莫不因其所有而貢之以供上用欲有所為
君倡之臣即和之無敢有違背者其崇高富貴如此是
以居此位者率多狃于晏安挾其尊貴無所畏忌恐懼

之心日至於懈弛邪僻之情轉覺其縱放晏然自以為泰山之安萬年無患矣豈知事端之起每生于所忽之中禍變之來或出于意料之外如秦以讖書之言慮胡虜之亡秦而不知亡秦者其子胡亥也銷金鐵禁藏兵以弱天下之民而不知倡亂者乃斬木揭竿之戍卒也可不戒哉此為君之所以難也

固以聖人受命拯救溺沒於水亨通也否塞歸罪於己書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日月至公無私親天地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承上文言天位之難居禍亂之易起如此以故古者聖帝明王受命而興尊居大寶不敢以位為樂而惟以安百姓為心百姓未得其所視之如溺于水中急急思以拯救之除其疾苦通其梗塞務置之安養生全而後已時有未治民有未安則引以為已罪不敢委之天數凡發政施令賞善罰惡興利除害皆以百姓之心為心不以一毫私意參與其中如日月之光明無有私照如天地之覆載無所私親唯知憂勤惕厲竭一人之心力以統治天下之人而未嘗竭天下之物力以供一己之逸樂也聖人之居大寶如此則無有事起所忽禍生無妄

之患矣

禮制度品節以禁其奢奢侈樂雅樂以防其佚蕩
佚左言而右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出警而入蹕
天子出稱警入言蹕四時調其慘舒收斂發散三
光日月星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丈尺分寸長短
之則而聲為之律樂之律呂

古之聖王富有四海懼其欲之易奢乃定為居處服食
之禮制每事皆有限量以防其奢縱恐其情之易佚則
用和平正大之雅樂每月奏于左右以防其蕩佚又設
立史官使左記言右記動一言一動皆將播之天下後

世而無敢過舉有所巡幸必陳設法駕出呼警入呼蹕一出一入皆須嚴辦清道而行罔敢輕動又調和四氣之條舒順天道以授人時仰觀三光之得失察天象以脩人事蓋聖人正身脩德之功其密如此故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出乎身者一切皆合法制可以為度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出諸口者一切皆中音即可以為律此聖人所以繼天立極為萬世君道之準也

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天居高而聽則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家語金人銘勿謂何害其禍將大　樂不可極極樂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

君人之道莫大於敬天莫説天高高在上無有知識可
以欺瞞不知天雖處高而聽則卑凡人君一話一言雖
在情室屋漏之中天亦鑒知不可不畏也莫説皆小事
務縱有差失不為大害可以放過不知毫釐之差即有
千里之謬一日不謹將貽千百年之憂不可不慎也説
賞宴如之樂貴于制之有節君流連不返至于樂極必
然生出悲哀憂愁之事耳目口體之欲貴于裁之以禮
若任情自放縱恣無度必然致成疾病喪亂之虞此一
節前四句是言恐懼之心不可他後四句是言邪僻之
清不可放

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桀為傾宮瑤臺羅八珍于前所食不過適日唯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紂為糟丘酒池

此舉桀紂極樂縱欲之事以為戒也言天子宮闕此重雖極壯麗然究着實受用不過容膝尺寸之地而已人之一身所處幾何而彼昏德若夏桀者不知此理乃以瓊瑤美玉粧飾臺室而恣其靡麗之觀其後南巢被放社稷丘墟彼所謂傾宮瑤臺者尚可得而居之哉天子食設八珍雖極豐腴然究着實享受不過適口饜飽而已人之一口所食幾何而彼狂狡若商紂者因念此理

乃至壘糟為丘瀦酒為池而縱其荒亡之樂其後牧野被擒身首異處彼所謂糟丘酒池者尚可得而享之哉此可為永鑒也

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書五子之歌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勿貴難得貨旅獒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勿聽亡國音禮記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

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

承上文言人君之所當戒者不獨宮室飲食奢縱之事如在內則當戒晏安酖毒之戀不可或荒于女色在外

則當戒馳騁畋獵之娛不可或荒于從禽所貴者唯服食器用而珍奇難得之貨則宜却之而勿藏所聽者唯太和雅樂而亡國淫哇之音則宜屏之而勿聽所以然者何也蓋內荒於色則消耗元陽虧損壽命驟車奔馬追逐禽獸則流蕩心志失其主宰且恐有顛蹶及意外不逞之虞難得之貨多是遠方珍異其價甚侈人君貴之必至百姓困窮府庫匱竭亡國之音多是導慾增悲其聲淫蕩人君聽之必至政散于上民流于下故古人以為深戒也

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聞

之夏后大禹據饋飲食頻起亦有魏帝曹丕牽裾衣袂不止

天下之大非一人可理須賴賢才以為輔助為人君者切不可自謂令之天下惟我獨尊因而傲慢士人自己行事差失多不自知須得忠直之士時時諫諍方可省改不可矜其聰明以拒諫諍之言慢賢則賢士不至而所用者皆小人矣拒諫則正言不聞而所聽者皆諛說矣昔者大禹聖王猶一頓飯時起身十次以接天下賢士況未如禹者其可以傲賢慢士乎魏文帝有過其臣辛毗進諫不納起身入內辛毗從後牽引其裾苦言進

說而文帝竟不聽納奮衣而入其矜已拒諫如此故終為竊據之主不能身致太平後之人君當以大禹為法以文帝為戒也

安彼反側（懷二心之人）如春陽秋露巍巍高大蕩蕩廣遠

恢漢高大度（漢高帝豁達大度撫茲庶事）

如履薄臨深（詩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用

周文小心（詩維此文王小心翼翼）

君人之道量欲大而心欲小蓋人君統馭既廣人心不同安能人人盡忠亦有懷二心以覬望者若用智伺察則反側之人多不自安或致反生他變故當不咎已往

不念小惡一切懷之以恩如春陽秋露之和煦潤澤巍巍蕩蕩然恢漢高帝之大度以容之則反側自安而人樂為用矣天下之事其機甚微而其應甚著少有不謹將貽莫大之憂故當日慎一日圖難于易如履薄氷如臨深淵戰戰慄慄然用周文王之小心以處之則動無過舉而庶事咸康矣

詩之不識不知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書之無偏無黨書無偏無黨主道蕩蕩一彼此於胸臆掃除去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強者弱之而治其亂亂者治之伸其屈屈者

仲之而直其枉枉者直之故曰如衡如石衡石所以稱物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水鏡能照物不示物以形物之鑒者妍媸自生

人君以一心而理萬幾若或用智自私必至刑罰失中人心不服惟當物來順應隨其自然而一出之以至公無我之心如詩之稱文王屏去知識如書之叙皇極無有偏黨蕩蕩八荒咸納之于胸臆無有此疆彼界而除去一切作好作惡之私心欲刑一人必其罪惡貫盈為千萬人所共棄者然後從而刑之是殺之者衆人也非我也欲賞一人必其功德表著為千萬人所共喜者然

後從而賞之是賞之者衆人也非我也強梁者則削弱之使不得肆勢亂者則流治之使就于理有屈則為伸之以雪其不白之寃有枉則為直之以紓其不平之氣是皆因物之所自取盡理之所當然使之歸于均平已爾王者何容心焉故古語有曰人君於人無偏私如衡石之稱物未稱之先何嘗先定其分量及物既懸則其輕重自見耳是輕重在物不在衡石也人君於人無憎愛如水鏡照物未照之先何嘗先顯其形狀及物既鑑則其妍媸自分耳是妍媸在物不在水鏡也王道之平平固如此

勿渾渾而濁糊塗勿皎皎而清自表暴勿汶汶而闇昏昧勿察察而明苛細雖冕旒蔽目而視于未形冠上垂珠雖黈纊塞耳而聽于無聲黃綿垂兩耳傍

君德貴明不貴察故凡處事御下固不可渾渾而汚濁亦不可皎皎以為清固不可汶汶而昏闇亦不可察察以為明惟當以含弘廣大為體而以剛毅明哲為用雖冕旒蔽目不用其明矣而炳幾先圖不見又視于未形焉雖黈纊塞耳不用其聰矣而廣咨諏式不聞又聽于無聲焉此則剛而不至于躁急明而不流于苛察君德

之正中者也

縱心乎湛然之域澄定遊神于至道之精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扣之者應洪纖大細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滿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為而受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堯時康衢民謠帝力何有于我哉

承上文言人君不用聰明反聽內照偏黨之念不萌于中作為之迹不形于外方其無事之時鑑空衡平一無

所着縱心手湛然虛明之域遊神于窈冥至道之精及其應務之時則輕重妍媸隨其本體刑賞予奪因其自致歷其心以處之而自然事得其理物隨其分如以梃撞鐘隨其梃之大小而聲之高下因之鐘無心也如以杯酌水隨其杯之淺深無不滿焉而水無損盡也夫明君無心應化其妙如此故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大所謂一即湛然之體至道之精也今觀天地之道唯其誠一不二故雖不言而四時自行雖無為而萬物自生而物不知其為天地之力也帝王之御世亦唯其至公至明純一無雜政聰明

不用而天下和平民亦不知其為帝之力也天道聖人極致一而已矣按此條之旨意義深奧雖有天縱聰明之質亦必加好學敏求之力乃能到此未易言也

吾王 指太宗 撥亂戡 定 以智力人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 太宗 撫運扇 播揚 以淳 厚 風民懷其始末

保其終

蘊古作箴既歷叙君人之道乃諷勸太宗言昔隋氏喪亂群雄並起吾王以神武之威英明之畧奮起晉陽撥亂反正威震海內人孰不畏懼然猶未有德愛及民使民懷也及吾皇受內禪而撫洪運掃蕩煩苛力行仁義

華去澆漓之俗扇以淳厚之風于是海內始翕然懷德回心向化然初政固善尚未保其終之能如是否此臣之所以惓惓規勸也

爰述金鏡即大寶箴窮神盡性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辭令天下為公禮記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一人有慶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蘊古自言臣期我皇善始令終希蹤古先聖哲於是述此大寶之箴如金鏡之精瑩洞徹可為照鑒其中所述皆神妙之至理盡性之極功大要欲吾皇推心任人絕去疑貳反躬實踐勿事虛言而已其于理亂安危之效

則包括而無疑聖狂得失之分亦抑揚之而不諱吾皇果能觀古鑒今從善改惡則大道行而天下為公福祿集而一人有慶矣

關雎起視成湯解網援琴命詩 大舜彈琴而歌南風之詩 一日二日皐陶謨一日二日萬幾 念茲在茲大禹謨念茲在茲惟人所召 老子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自天祐之易自天祐吉無不利 詩臣司直敢告前疑 古者天子有四輔前疑後丞左輔右弼

此時太宗英明剛斷蘊古恐其或過于威武而少仁厚之意故篇終又特舉大舜成湯之事以規之言成湯開

網祝鳥而諸侯歸帝舜援琴鼓詩而百姓阜盖古之帝王雖聰明英武而未嘗不本之于寬仁和厚吾皇當以舜湯為法一日二日之間念念在此而勿忘可也凡禍福之幾惟人所召能好生克寬而以仁存心則自天祐之而福祿無疆矣臣叨諫諍之臣為邦之司直心有所懷不敢隱默故作為此箴告之前疑之臣以上達于宸聰也凡人臣與至尊言不敢直指多托為告左右之辭如今之稱陛下亦是呼侍衛者告之乃因卑達尊之義也